

◆ 家园小景

白豆与杂面

鲁北

白豆也称为眉豆，球形或扁圆，比黄豆略大，也有状如腰果的。李时珍称“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好，乃豆中之上品”。

白豆俗称“小粮食”，只在小地块、地头、沟边种一点。因为产量低，不易大面积种植。上好的土地，是用来种小麦、玉米、高粱、大豆和棉花的。这都是一些衣食之物，养命的。

绿豆、小豆、豌豆、黑豆等，也是“小粮食”，解馋用的。这些小粮食尽管产量低，每年也都会种一点，不至于让这些农作物绝种。

白豆的用途是熬饭。它可以与小米在一起，也可以与胡萝卜、地瓜在一起。熬的饭稠一点、或稀一点，全凭自己的口味。

白豆的另一种用途，是与小麦搅拌在一起，加工成杂面。

小麦还可以与黄豆、绿豆、黑豆等做成杂面。但小麦与白豆做成的杂面，有一种淡淡的膻味，这种膻味是白豆独有的。

小时候家里穷，吃不上小麦面粉做成的面条。一年四季，地瓜面饼子、玉米饼子、高粱窝窝头当家，吃到白面馍馍

的日子很少，也只有过年过节，或娘生日、孩满月，才有可能吃上。平日别说白面馍馍了，能喝上一碗掺了白豆或其它豆类的杂面，也是一种享受。

小时候，母亲偶尔擀杂面给我们喝。特别是冬天，擀杂面的次数会多一些。

天抹黑，母亲早早地把面板放在炕沿上，开始和面，不一会儿面和好了，放到面板上，开始擀面。母亲双手握着擀面杖的两头，弓着腰，吃力地把面擀均匀，擀成一张圆圆的饼。然后把饼一圈圈儿缠绕在擀面杖上。这时，母亲直一直腰，顺手拿起菜刀，沿着擀面杖的那头，不偏不倚地划到擀面杖的这头，软硬适宜的面片摊在了面板上。接着，母亲一刀刀切下去，把切得均匀的面条放在盖垫上。

父亲坐在灶前，灶膛里火烧得正旺。掀开锅盖，锅里冒着翻滚的水花。母亲转身，把放在盖垫上的杂面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几个开锅，热腾腾的杂面熟了。母亲把杂面盛进碗里，端到桌子上。接着，听到的是一家人围着桌子“滋滋啦啦”地吃杂面的声音。那时候，能够喝上一碗杂面，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啊！

母亲在的时候，我从县城回家，母亲经常给我擀杂面。母亲不在了，也喝不到杂面了。

前几天回家，弟媳把十几斤舍不得吃的白豆给了我们。

有一天，我拿着这些白豆和几十斤小麦，去附近村庄里的磨坊，磨成了杂面，让妻子擀杂面面条喝。我想喝出母亲擀的杂面的味道。

家，没喘口气，又忙着给哥姐家送去。她虽然身材娇小，却蕴含着惊人的力量，给人感觉精力非常旺盛。母亲与父亲同龄，父亲五十九岁时工作劳累突发脑出血，落下了后遗症，七十岁后，瘫痪在床近十年。母亲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顾父亲直到离世。

生活如一场大型的魔术变幻现场，如今的母亲走路变得非常缓慢，过马路时，柔弱褶皱的小手会紧紧扶在我的胳膊上，生怕我离她而去一样。吃饭时，她咬着牙努力地抓住筷子，可筷子还是经常从她手中滑落。

母亲的记忆在渐渐消逝，判断力和识别力也在快速下降。她时常忘记自己的年龄，时常晨起后便拿起背包，嘟囔着要赶去上班，再耽误就要迟到了。我已经退休了，她还总认为我仍然是十八岁，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谈男朋友。她对时间概念变得模糊，有时半夜醒来说是中午该做午饭了，然后要哄她好一会才能重新入睡。有时刚刚吃过午饭，又问我怎么不烧饭呢？然而，她对童年在闽南的生活却异常清晰，经常询问百货店的情况，问外公出去进货了什么时候回来，说回来了会给她带糖葫芦，问隔壁的阿英姐姐来找她玩了没有……听她说这些时，我感到无可奈何，我好想陪着母亲，回到那过去的时光里。

曾经独立自主的母亲，现在变得异常胆怯。白天没人在她旁边时，她会焦虑地找寻着我们，眼神中透露出胆怯的目光。尤其黑夜，若远离她视线一会儿，她就会一遍一遍喊着我的名字。

面对母亲不可逆转的衰老，我虽无能为力，但可以用更多的理解和耐心等待她。我对自己说：请耐心聆听她的啰嗦，包容她的健忘；请留意天气变化，关注她的冷暖；请耐心换洗她不小心弄脏的衣物……因为年迈的母亲，也曾是闽南小百货店老板最疼爱的小女孩呀！



草原春色 汤吉 摄

◆ 生活流水

消失的乌桕树

倪建军

乌桕树不多，但也有几棵，它们是那么苍老而遒劲，那么高大而粗壮，散落在家乡的土地上。

我家老宅子前就有一棵，西边也有一棵，屋后也有一两棵，它们把我老家宅子围在其中。这些乌桕树栽种于何时，没有口耳相传的确凿信息。它们都很苍老了，比印象里祖宅那些全实木的房子似乎年代还要久远，苍黑的颜色，嶙峋的树皮，多了一份年轮的斑驳。

从记事起，我就觉得这些乌桕树与家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扎根在不远处的高山脚下，挺拔于蜿蜒东去的小河一侧，矗立在祖祖辈辈记忆的时空里。

我与乌桕树生活得这么亲近，回想起来，最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关于乌桕树的一个近乎害怕的记忆。那就是这些树经常在夜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就像一个老人粗重的呻吟，那么鲜明，那么沉闷有力，一声接一声。

每次一听到，我总会说：听！树又在哼！慢慢地，听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虽然心里可能会有关于声音来源的各种猜测。那时候，左邻右舍都认为是树洞里有大蛇或者其他动物，这恐怖的声音就是它们发出来的。

多年后，我在一本科普书上看到一种解说，说大树发出的声音应该是风吹进树洞形成的。可是，要是风力原因，那白天起风的时候怎么不出现这种声音呢？或许风力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绝不是唯一。

春天的乌桕树从古老的枝丫里慢慢长出满身的绿叶，那一树树高大的浓荫是家乡春天最好的封面。炎热的夏季，从浓密的叶子中飞出无数夏蝉的吟唱，这自然的天籁是午间小寐最好的催眠曲，也是送给乡民们对抗炎热最好的号角。不知不觉，秋已深，叶渐渐变黄，渐渐变红。乌桕树也像是一位盛装的丽人终究抵不过岁月的长侵，而渐次走向了丰盈的迟暮。

这时候，乌桕树籽从壳里探出头，一球球，一粒粒，白得那么耀眼，那么粉滑，那么晶莹。一夜秋风起，当满树的红叶毫不犹豫地扑向大地的怀抱时，只留下满树的白。一棵棵乌桕树，像一个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屹立在家乡的山原上，等待着卸下最后的奉献与馈赠。

老宅子前后的乌桕树籽都是二伯用特制的工具连着细小的枝丫修剪下来。剪下来的乌桕树籽连着枝丫满满铺在地上，月明之夜，推窗一看，仿佛就是一地银白的寒霜，那么明亮，那么晃眼。

我在放学后掏空书包，去地上捡拾散落的乌桕树籽，连续捡几天就能凑上满满一书包，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几里路去卖掉。手里攥着那几角钱，仿佛自己也很富有，下次遇到挑货郎担的来了，自己也可以买心仪的小东西啦！如今想来，那些乌桕树籽曾带给童年的我多少满足。

我上初中前后，老宅子附近的几棵乌桕树都先后砍掉了。家乡的天空一下子似乎高远了很多，老宅子前后也似乎亮堂了很多，但每每回忆起来，又总觉得好像自己的记忆被人为地删减了一样，有一股莫名的遗憾。然而，时代的变化与发展总是不以腐朽的留存为念，砍斫的斧钺最终要以对过往的削减为使命。

家乡的乌桕树，它们虽然像完成使命一样，来了又走。但是只要相信文字的力量，记忆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 流年碎影

闽南的小女孩

康慧娇

母亲的故乡在闽南，外公外婆在镇上经营着小百货店。她成年后经人介绍认识父亲组建了家庭，1970年代初随着父亲到贵州支援大三线建设。我在贵州大山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随后随父母单位搬迁至安徽定居生活至今。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位贤妻良母。我幼年在贵州生活时，生活物资供应不足，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母亲和父亲一起开荒种菜，一砖一瓦地搭建小院围墙，种了葡萄，养了家禽，用勤劳的双手为我们营造了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起初，母亲不会搭围墙，砖砌得不高，墙就歪了，最后轰一声塌了，母亲望着四起的尘烟，不安地搓着手笑。但母亲不气馁，第二天，她跑到一家正在施工的工地上，一边和瓦匠师傅聊天，一边看他们怎样砌墙。瓦匠很纳闷：这是哪家的女人？站这儿说了半天话不回家干活？母亲回家后，没急着砌墙，而是催着父亲和了一桶泥，用瓦匠师傅借给她的泥刀，在红砖的两侧抹上细泥，砌上后，再用泥刀敲一敲，见砖块深深镶进了泥里，再不紧不慢地拾起另一块砖，接着抹泥……母亲终于将小院的围墙砌得又高又结实。

定居合肥后，母亲每天拎着篮子去五里墩菜市场买菜，回来时两手满满当当，有荤菜素菜还有水果。有时一次买好几只鸡鸭，拎得双手青筋暴起，刚到